

惊悉牛汉先生于9月29日晨逝世,让我感到颇为意外、痛惜和哀伤。又一位受诗歌界由衷敬重、留下诸多撼人心魄的作品,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离去了,那高大的一米九的身躯再也不能立起,浑厚且真诚的话语再也不能倾吐,一颗饱经沧桑的赤子之心不再跳动。诗星陨落,后辈同哀,此时,我只能将一切事情放下,于伤感中写这悼念先生的文字。

今年7月上旬,我曾给先生去电话,就聘请他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一事征求意见。先生慨然应允,并就学会工作谈了他的想法,有力的支持与爱憎分明的立场让我十分感动。半个多月前,他又给我来电话,那是他看到《文艺报》上“中国诗歌学会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”的消息之后,对我的教诲与叮嘱,先生对中国诗歌的关心、对诗歌事业的全身心投入,令我感慨。只不过话筒里他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,似乎说话已有气无力,让我感到他身体衰弱的迹象。我告诉他,诚聘名誉会长的证书正在制做,待出来后我将送到府上,并听取他对学会工作的肺腑之言。可没有想到,聘书刚刚制做出来,他竟然驾鹤西去,没能见到最后一天,让我深为愧疚。当我告诉妻子牛汉先生去世的消息,她责怪我说,有些事情是不能拖的,前些时候先生还打来电话,你就该去看一看他。是的,我真该早些时候去探望啊!我知道他身体底子好,无大病症,是经得起摔打的硬汉。前两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牛汉诗文集》五卷本时,在清华大学举办座谈会,他已经坐上轮椅,从门口挪到座位时颇为吃力;当时我问他的身体情况,先生称主要是腰的毛病,并无其他病症,因而我一直认为,即使行动不便,大抵也不会有性命之忧,却没有想到一个90岁的老人,如此高龄恐怕肌体已近油尽灯枯,随时都有辞世的可能。尽管我不愿往坏处想,可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我也过于相信他生命力的顽强了。

此刻,我眼前浮现的仍是他生前的样子,高大却瘦弱的身躯上,是一颗强劲肃然的头颅,一张方中带圆的脸上,花白的头发向后纷披于颈项,黑框眼镜遮不住两道浓眉,那眼神却是平和慈爱的,尤其是左侧鼻翼下的那颗黑痣,成为先生独有的标志。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,他常说我的年龄和他的女儿一样大,话语亲切,让我也感到颇为亲近。

这个远祖为成吉思汗的骁将忙兀儿氏的后代,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,从小就练拳摔跤,并痴迷于泥塑和绘画;15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,16岁写下第一首诗的少年,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,并在大学时代发动民主学运,因拒捕奋起反抗而被砸伤右额和胸腔,留下颅脑后遗症的诗人,其实是个少年时就与黑暗统治搏斗的革命者,出狱后又屡遭追捕,于化名流亡中写下一首首披肝沥胆的诗篇。可一些呕心沥血之作,由于战争而遗失,成为永久的遗憾。

1942年,19岁的牛汉进入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,如今留下的长诗《鄂尔多斯草原》,就是这一年发表在桂林的《诗创作》上,同时又在《诗垦地》《文艺》《诗国》《青年日报》《诗从》《新地》等报刊上发表了诸多的诗作。而此时,作为陕西全省高中会考第二名的史成汉(后改名牛汀、笔名牛汉),因拒绝在毕业典礼上集体加入国民党于深夜秘密出走,奔赴陕南城固。

城固这个小城对我来说是亲切的,1970年我曾在这里当兵,作为一个同样痴迷于诗歌的22岁的青年,我多年后才知道,27年前20岁的青年诗人牛汉,曾在这里西北乡的小学执教,这种相隔多年的“诗缘”,我也曾和先生谈起过。

随后,血气方刚的牛汉在西北大学与好友齐越殴打了学校三青团干部,被记大过一次。1944年末,校方胁迫他参加青年军,被牛汉拒绝,取消了公费待遇。当年的牛汉曾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,《北流火》文学杂志、发动民主学生运动、加入中国共产党,其第一本诗集《彩色的生活》被胡风编入《七

月诗从》第二辑,因时局动荡未曾印出,直至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。1948年8月,他又奔赴华北解放区,在华北大学教务处工作;1949年随华大校部徒步进京,任职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的学术秘书;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,在东北空军政治部文艺科,编《空军卫生报》文艺副刊;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任编辑……

牛汉是1950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他敬仰并扶持过他的胡风先生,并于1951年至1952年与胡风就文艺问题通信近20封,恰恰是因这20封信,年仅31岁的牛汉成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中第一个遭到拘捕的人。在他遭受控制期间,他的同事、陈毅夫人张茜曾单独与其深谈两次,认为他绝非反革命,希望他经得住一切考验,令牛汉感念终生。

当年我还住在团结湖的时候,同样因“胡风案”而入狱的邻居严望,曾和我谈到狱中的生活,他说他最佩服的人就是牛汉,一身硬骨,在狱中仍体现了人的尊严,不像有的软骨头,点头哈腰的令人看不起……严望已去世多年,生前曾想找个老伴,却一直未能如愿,于孤寂中悄然身亡,令人叹息。

牛汉第一首深深地吸引了我的诗,是他发表在1981年1

■纪 念

他的硬骨仍在诗中站立

——痛悼牛汉先生

□韩作荣

以及吴思敬、陈永春、刘福春一起聊聊天,吃一顿饭,似乎有点儿家人团聚的感觉。牛汉先生大多时间都叮嘱我,不能忘记写作,故我再忙时,虽写得不多,却一直没有搁笔,也是受他的激励。记得有一次我一时气愤说了几句过头的话,一向按捺不住自己的先生竟劝我“说话还是要有节制,不能随心所欲地乱讲”。想来这是他受苦受难多年得来的教训,那是发自心底地对我的爱护。

我曾和牛汉先生一起参加过多次诗歌活动,经常聊一聊诗,说说心里话。记得一次在大庆参加读书日活动时,他曾为我画了一张速写送我,虽只是简单的线条勾勒,我一直保存着,成为永远的纪念。

由于他的人格与诗品,牛汉先生在诗歌界广受爱戴和敬重。得知他去世的消息,一天之内我便收到全国各地诗人的诸多电话和短信,亦有带着哽咽的声音谈及这令人十分敬重的诗人,相约一起去八宝山为先生送行。

我还要强调的是,牛汉先生的一些重要作品,如《鹰的诞生》《毛竹的根》《半棵树》《华南虎》《悼念一棵枫树》《根》《巨大的根块》《魔子》《蚯蚓的血》等等,都是他在湖北咸宁“五七

干校”5年零3个月的劳动改造时所写。应当说,文化大革命中并非没有诗歌,除了朦胧诗之外,牛汉先生的这些作品,以及灰娃的一些诗作,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,并成为他们的代表作,这应当引起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注意。这期间,并非只有分行排列的宣传品以及假大空的所谓“政治抒情诗”。或许牛汉先生的重要性,正从这些作品中凸显出来。

牛汉先生是极少的几位获得国际诗歌奖的中国诗人之一。他在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《谈谈我这个人,以及我的诗》,曾引起与会多国诗人的强烈反响。是啊,一个经历过战争、流亡、饥饿、囚禁,种过地、拉过平板车、杀猪宰牛等繁重劳动的人,一生厄运不断,饱经沧桑和苦难,却靠诗歌拯救了自己,幸亏有了诗,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撑,才宣泄、消解了他心中的郁闷和块垒,对于牛汉先生而言,他是与诗相依为命,诗已成为生存的内在需要,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。这是一位有骨头的人,一身铁骨承载着一生所有苦难的重压,跋涉在人生逆旅之中,他用满是厚茧和疤痕的手写诗,手与诗行都在隐隐作痛。他的诗犹如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那样深刻,并有着不可磨灭的伤痕和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生命。他的诗,带着不驯服的性格、带着野性,蕴含着深重的苦难,在被捕猎的命运中挣脱出来,有如汗血马,“四脚腾空的飞奔/胸前才感觉有风”,“浑身蒸腾出形云似的气血/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坡/和凝冻的云天/生命不停地自燃”;这是流尽最后一滴血,用筋骨还能飞奔千里的宝马,诚然这是悲剧。写到这里,我又想到他的《半棵树》,被雷电从树尖到树根劈去半边树,春日里仍直直地挺立着,长满青青的枝叶,仍如一棵树那样伟岸。“人们说/雷电还要来劈它/因为他还是那么直/那么高/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”。这是诗人写于1972年的作

■阅 读

天台诗魂

□王必胜

天台有山,有寺庙,也有诗与文学写就的历史。仲春四月,一个静寂之夜,我们从浙东名胜寒山湖下来到国清寺听方丈说教。这个年轻的出家人,对文学颇有热情,或出于本能也有所配备,一个多小时的喝茶闲聊,说文谈佛,之后,我们收获了一本寺中印制的《寒山子集》。回来数日后某天,拿出这本古雅的线装书,在上面顺手写了几句:癸巳年春,某晚在天台国清寺,与方丈喝茶并得此书,也于当日上午去寒山子隐居处明岩造访,虽有山门式的建筑,多为现代格局之貌,有数个遗迹称之,而其地空留圣迹。却见风光清秀,有巨洞也有奇石林立,直插云天。洞内泉水细涌,蝙蝠翻飞,幽深森然。天气晴美,阳光穿石入洞,青苔绿枝染上生机,有丝线状水滴从上挂下,飘然有禅意。寻觅僧人遗迹未果,却悠悠然游于山中。山门前盈盈一水溪流,或可见游鱼浮萍,杂花繁茂,绿树茵茵,四月天青春和中,人与景尽得优雅。问仙问道,再读僧人之诗书,更有一番滋味。

是啊,那个史上流传广远的诗僧寒山子曾隐遁于此,创作有百余篇诗,在民间广为传诵。这个从远处看几乎没有什么奇景异象的山中,唐朝一代诗僧隐居多年。这山名龙背山,岩洞名明岩又叫寒岩,山的另一阳面处也有一洞叫阳岩。龙背山在浙东山中并不知名,不太巍峨的山峰凸现在田畴阡陌处,逶迤如龙身,故名之。迹近平常山水的景致,因为诗僧隐身处而吸引来访者众,恰是应了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之说。遥想当年唐朝兴盛之时,出身于官宦之家却遁入空门的寒山子,漂泊乞食,从长安远行到了天台的国清寺,与在此当厨子的另一小僧拾得相识,都是卑微土人,两小无猜,心气相求,成为至交。在修行之余,写有数百诗篇,留下了被称为活在口中的白话诗。也因行为率真不乏怪异,游荡于70多里外的龙背山寒岩中面壁苦修。后来,因苏州的寒山寺用其名号,而僧名远胜于诗名。也是寒山子与拾得二僧的诗相接近,其俚语白话,说人间辛苦,道处世真谛。也有哲理深透的时事诗。比如其诗句“国以人为本”,耐人咀嚼。其诗曰:“国以人为本,犹如树因地。地厚树扶疏,地薄树憔悴。不得露其根,枝枯叶先坠。决隧以取鱼,是取一period。”有人曾评价说,寒山诗“讥讽时态,毫不容情”;“劝善诫恶,富于哲理”;“俚语趣趣,拙语俱巧,耐人寻味”。当年胡适曾称之为中国“佛教中的白话诗人”。寒山与拾得常在一起切磋诗文,而民间更是盛传二人的友谊和对于心性的修为,颇为后世景仰。清朝雍正甚至把他们封为“和合二圣”,视为百姓礼拜的婚姻爱神。

或许产生不逢时,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大诗人无数,就李白与杜甫而言足以将诗僧的光芒遮掩。也许是这个原因,诗僧的作品,除了民间流传外,少为史载。据研究者称,他生前籍籍无名,身后却声名日隆,并绵延千年——白居易、王安石都写过仿拟他诗集的诗篇;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等对他的诗褒奖有加。有趣的是,寒山子没有正式进入寺庙剃度,唐时苏州城外的一座寺庙(寒山寺)却以他的号命名。他的诗歌的最早传播者是道士,唐人的志怪小说就把他编为成仙的道士下凡。宋时,他却被佛家公认为文殊菩萨再世。元代,他的诗流传到朝鲜和日本。明代,他的诗收入《全唐诗》中,被正统文化认可。近来,法国、日本陆续出版了寒山子诗集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“嬉皮士运动”人士曾热衷于他的诗作。这样一个传奇人物,却连真实姓名也没留下。

此时,读着寒山子的诗,忍俊不已,也百感交集。那些嬉笑怒骂皆成文字的诗文,那些看透红尘洞悉世事的明敏,那些与大地草木与自然世事相谐和、精气饱满的文字,那些不做作不矫饰不欺世也不自欺的大句,竟是一个浪迹尘世的僧者所作,让我们吟哦再三而感叹莫名。是啊,几百年前,一个淡泊红尘的诗人,一个修行坐禅者,就能把诗心植根于民间,汲取口语俚语,民间营养,写疾苦文字,写人间丑与美,把诗艺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了民间大众中。与草木为伍,与大自然同乐,芒鞋竹杖、素衣淡食、坚持经年的修行者,其诗有了一个坚实的依托,那就是现实情感与民间情怀,为此,后人也曾以其诗风来创作“寒山体”,承续其诗韵文脉。而纵观泱泱中华诗坛发展于今,与之相匹者又有几何?

天台有名刹国清寺,这个建于隋朝的古寺,成就了一代禅宗的祖庭位置,而寒山子的诗,以及他与拾得“和合”的故事,也让天台文化有了新的内容和境界,这既是文学史的,也是世道人心的。诗,是人生的艺术花朵,诗的灵魂,是一个写作者心志的书写与表达,也是一派风格得以流传的内因。



■土地与生长

向一棵树致敬

□刘月新

乏,在树下歇息。正值秋天,树上红透的枣儿被风吹落,有几粒落入马鞍。罗成回朝发现后献给唐太宗。唐太宗见到红玛瑙似的枣儿喜上眉梢,品尝后更是赞不绝口:甜,甜,真乃糖枣也!唐(糖)枣树由此而得名。

故事二:明建文三年,燕王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。一天,燕王一路追至燕齐交界处老枣树附近,村中青壮年早已逃光,剩下100多名妇幼羸弱,藏匿于村头老枣树下。远处马蹄阵阵,杀声一片,树下妇孺老残,哭号连天。此时天空突然昏暗,随之升起弥天大雾,把天地混混沌沌搅在一起。官兵一路南去,百姓躲过了一劫。

故事三:1937年,日军侵略中国,很快占据了老庆云县城,并四周安下据点。鬼子三天两头进村扫荡,无恶不作。不知哪个汉奸告密,说隔津河南岸有一老枣树,是棵神树。掠夺成性的鬼子立刻就打起鬼的主意,想连根刨起,运回日本。当鬼子汉奸逼迫百姓刨树时,人们手握铁锹不动手,连说这是神树,动不得,动了要遭报应。气焰嚣张的鬼子开始不信,忽然狂风大作,飞沙走石,遮天蔽日,鬼哭狼嚎,吓得他们撒手归城,再也没敢动那枣树。

春天,鲁北平原上百花盛开,万树葱绿,老枣树与其子孙,黑黢黢、直挺挺站立在平原上,像雕塑,似钢梁;又像是蛰伏的身躯还没复苏,仍似睡非睡做着神仙梦。其实,你走近细看,她的枝条早已变得柔软湿润,深红发亮。枝条上,一个个指甲盖大的突起物,就像是孕育成熟的花骨朵,随时准

品,这就是牛汉的形象,亦写出了一代高洁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顽强的生命力,以及由于高直而无法改变的结局,这种重生生命体验与感悟人生的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我和我的诗之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,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,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。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。”故牛汉先生的诗亦总在追求遥远的艺术境界,有如他梦游般望见一个个美妙的远景,“空旷总在最远方/那里没有语言和歌/没有边界和轮廓/只有鸟的眼睫和羽翼开拓的天空/只有风的脚趾触感的岸和波涛”……就这样,一个由于遭枪托击打而颅内淤血压迫神经、被梦游症折磨70多年的诗人,他的诗境已与梦境结为一体,既真实而又虚幻,他已分不清是在梦游还是在写作。我知道牛汉先生的心里很苦,多年的厄运在他的内心与生活中留下的阴影,即使有诗为之发散,恐也难以明朗起来。他是多么渴望活得完美,没有悲痛,没有灾难,自由而幸福啊。在新疆,因为瓜果含糖量高,他狂吃不已,因为他吃过太多的苦,需要甜蜜的补偿;在夜里,他写作、读书,因有诗书相伴他不寂寞,却倍感孤独,于清冷中望着窗外的黑夜,思绪万千,又该向谁诉说?或许,只有与他的小外孙女在一起的时候,每天接送她上学、放学,他才有了欢乐。他后来常常穿着外孙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送他的夹克衫,说起来也颇为自豪。他晚年再婚,我曾让他请喝喜酒,他板着脸说:“别闹。”想起来,他是太需要温暖,太需要有人说说心里话了……是啊,一个经历了太多逆境与苦难的人,一个夜夜读书,早晨去公园转一圈,回来时而玩味书柜上的小石头继而写作的人,一个80多岁还骑着自行车外出开会的人,人们看到的是他高大的身躯、正直强硬的性格和沉甸甸的诗篇,可有多少人能洞悉他柔软饥渴的内心?

自然,牛汉先生不仅是革命者、早慧且卓有成就的诗人,他还是著名的编辑家。当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品,《朱自清诗选》、《殷夫诗选》、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、田间的《给战士》、《艾青诗选》、萧军的《过去的年代》、陈辉的《十月的歌》、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、周立波的《山乡巨变》、浩然的《喜鹊登枝》、郭沫若的《骆驼象》、冯至的《十年诗抄》、臧克家的《欢呼集》、郭小川的《七月集》等等,都由牛汉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出版成书,其中一部分,甚至就是他代为编选的作品集。1978年他参与筹备《新文学史料》工作,1983年起担任该刊主编多年,经手发表了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文字。1985年,他又与丁玲共同创办文学杂志《中国》,担任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,在两年中,推出了残雪、格非、刘恒、庞天舒、方方、西川、翟永明、唐亚平、廖亦武等青年作家和诗人。应当说,作为编辑家的牛汉先生,以其卓越的识见、文学的敏感,推出了诸多的名家名作和文学新人,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。

可他就这样离去了。9月30日下午,当我和大卫、雷人一起去他家中的灵堂吊唁,送上诗歌学会的花篮,泪眼模糊的我已看不大清墙上照片中的形象,深深的三鞠躬之后,哀伤之情难以抑制,说话都变了声。看着鲜花之上遗像之下堆垒的他平时喜爱的石头,让我想到即使有石头一样坚硬骨头的人,终有一天也会倒下,自然规律是无法背逆的。

如今,牛汉先生自己也化作了空旷的远方,他的躯体亦将化为烟尘,进入他梦游时所想往的境界之中。然而,他的骨头仍在他的诗中站立着,不会倒下,而是成为中国诗歌优秀的遗产,供我们阅读、研究。

我相信,牛汉先生是为数不多的被诗人们长久怀念的诗人,他的人仍活在诗中,在纸页中和我们交谈。